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六十七至九

御史臣李陽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六十七

列傳四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魏諸臣傳

田子方　段干木

田子方名無擇莊子田子方侍坐于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子方名無擇唯見莊子然說苑又載魏文侯令人召無擇獻鵠于楚者附見淳于髠傳　魏文侯之師也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

比乎比猶協左髙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樂音洛以治官為樂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國策

子方見老馬于道喟然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不為用出而鬻之子方曰少貪其力老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淮南子　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守子廩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韓非子

說苑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侍子方曰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其父死于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戰心爲足矣今滋甚君之寵此子也且以誰之父殺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令矣自是兵革不用說苑有田子顔者自大術至乎平陵城下見人子問其父見人父問其子子方曰其以平陵反乎吾聞行于内然後施于外子顔欲使其衆甚矣後果以平陵叛

太子擊逢子方于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史記

說苑田子方侍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羣臣皆起子方不起文侯有不悅之色子方稱曰為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為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為子誦楚恭

王之為太子也將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趨避太子下車從之曰子何為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不祥莫大焉子何為其若是工尹曰向吾見子面今見子之心文侯曰善

段干木者晉之大駔亦文侯之師也干木辭祿而處家高士傳段干木晉人也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田子方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

文侯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不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為吾曰悠悠慼于影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其君禮之諸侯莫不聞伐之無乃妨于義乎乃偃兵不攻魏淮南子 呂氏春秋 新序畧同

西門豹

西門豹為鄴令辭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豹曰敢問就功成名有術乎文侯曰有之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之求其好掩人之善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驪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國策

說苑文侯使豹往治鄴告之曰不可以特聞從事夫

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豹往到鄴會長老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為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之為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

為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為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為河伯取之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為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皆會以

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千人所衣皆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

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婦

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清尅潔慤秋毫無私利而甚

簡左右左右惡之居期年上計文侯收其璽綬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得矣願請璽復治鄴不當請伏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曰往年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令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韓非子豹為鄴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之而得之家人屋間韓非子豹性急故佩韋以緩己淮南子西門豹治鄴廩無積

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君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畜積于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于是升城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用燕嘗侵魏入城臣請北擊

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

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史記

呂氏春秋魏襄王與羣臣飲酒酣王為羣臣祝令羣臣皆得志史起對曰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對曰魏氏之行

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明日召史起而問曰漳水可以灌田乎對曰可曰何不為寡人為之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為鄴令起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

為史公决漳水溉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漢書同
論曰商頌輯之亂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孔子曰行己
也恭恭者上下之通德在屋漏不忘安見貧賤而可驕
人者哉且夫安弓危矢危弓安矢均之道也大子遇子
方引車辟下謁既恭矣而復折之不且失均乎西門豹
引漳溉鄴以富河内至漢欲合渠為橋民卒不肯聽然
則父老子孫之思之百歳且未艾也

樂羊

樂羊魏將也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羮樂羊坐于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謂覩師賛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文侯于是賞其功而疑其心國策韓非子同

樂羊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貴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羣臣賔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樂羊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樂羊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呂氏春秋

文侯封樂羊以靈壽樂羊死葬于靈壽子孫因家焉史記

李克　翟璜　任座附

李克翟璜並文侯之臣也中山既拔翟璜進克為中山守文侯嘗問克曰人有惡乎克曰有貴者賤惡之富者貧惡之智者愚惡之文侯曰行此三者使人無惡可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韓詩外傳

又嘗問曰刑法之源安生克曰生于奸邪淫佚之行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不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無淫佚者未之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貧者為奸邪而富者為淫佚是驅民而為邪也為邪而以法隨誅之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源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乎文侯曰善說苑

說苑文侯問克曰為國何如對曰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當而民弗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乘車馬衣美裘修竽琴鐘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得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又嘗問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

數戰數勝國之福也所以亡何也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新序呂覽作武侯韓詩外傳作里克

文侯謂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成公子成文侯弟二子何如對曰臣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

之相定矣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進也君内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臣何以負于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

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弟子史記世家

韓非子翟璜善于韓乃名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韓非子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璜乘

軒騎駕出方以為文侯也移車而避之則翟璜也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㧞得中山憂欲治之臣進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說苑畧同說苑子方曰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翟璜曰君母弟有公孫成季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

何以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子五舉盡賢子勉之子終其次也新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問李克對曰君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茍端孰賢文侯以王孫茍端為不肖翟璜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呂覽畧同

文侯燕飲令諸大夫論已至于任座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任座趨出次及翟璜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君賢臣

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璜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于門璜往視之任座在門以君令名之入文侯下階而迎之以為上客文侯曰微翟璜則幾失忠臣矣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文侯見叚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璜不說文侯曰叚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

吾寔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論曰樂羊啜羹人情之所難然披枉慷慨亦足破敵來贊之譖固有以夫儒家有李克七篇或曰克子夏弟子為文侯相書（見漢書）觀其所言類多知本信乎守西河之道者

李悝　白珪

李悝者文侯上地之守也（韓非子）

悝為文侯作盡地力之敎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輙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令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取畮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人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

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于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傷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法家有李悝三十二篇漢書

韓非子李悝為上地守欲人之善射乃下令曰有狐疑之訟者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韓非子李悝謹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不信居數月秦人襲之幾奪其

軍韓非子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幾奪其軍

白珪者名丹魏人也史記作周人鮑彪國策注趙岐以為周人非也事昭王韓成陽君欲以韓魏聽秦昭王弗利白珪謂王曰王不如陰使人說成陽君曰君入秦秦必留君而多割于韓韓不聽秦必留君而伐韓矣故君不如安行求質于秦成陽君必不入秦秦韓不合則王重矣國策

韓非子白珪相魏暴譴相韓珪謂譴曰子以韓輔我

于魏我請以魏待子于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文侯時李悝史記作李克誤務盡地力而珪則樂觀時變故人

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

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

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

長錢取下穀長斗石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

産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用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史記

珪嘗謂孟子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欲輕之于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珪又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子以鄰國為壑孟子

又嘗問于鄒公子夏后啟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于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得而聞之夏后啟曰以為可為故為之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為不可為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珪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啟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何足以使之死不足以禁之則害何足以禁之珪無以應呂氏春秋

鄒陽書白珪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

以夜光之璧　按策白珪當魏昭王時而史與鄒陽並作文侯誤事文侯則與吳起先後安得引孫吳以自衒也

論曰伯禹使民貿遷有無化居在周則有遂師移用遺人委積之法記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悝其亦能述聖人之知者與糴貴傷民糴賤傷農經國之要二語盡之雖然傷一也而農常困是又不徒以貴賤論糴已

吳起　公叔痤　惠施　朱倉 惠盎附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曽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于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

韓非子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而狹于度吳子使更之及成復度之不中度吳子怒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且欲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子毋索入矣其妻之弟重于衛君

因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荊韓非子吳子示其妻以組曰為我織組令之如是已就而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起曰起家無虛言韓非子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明日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

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

韓非子魯季孫新弒其君吳起仕焉或謂起曰夫死

者始死而血已血而衂已衂而灰已灰而土反其土也無可為者矣令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吳起因去之晉

吳起于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

尉繚子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原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起曰非吾令也斬之

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

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

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史記

國策同韓非子吳起為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乃倚一車轅于北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徙此于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能先登者仕

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于是攻亭一朝而

拔之呂氏春秋畧同

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起進曰亦嘗有以楚莊王之語聞于左右者乎武侯曰莊王之語何如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曰諸侯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在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

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于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憙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荀子

新序吴子並同吕覽作李悝說苑武侯問元年于吴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慎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

敝矣分禄必及用刑必中君心必仁思民之利除民之害可謂不失民衆矣君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不兼官執民柄者不在一族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悦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

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賔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子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起黙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呂氏春秋作商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彊秦壤

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吴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吴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吴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懼得罪遂去

吕氏春秋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于武侯武侯召之起至于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起

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從此削矣起去魏入荆而西河畢入秦

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彊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

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史記

淮南子吳起為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于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變其故易其常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

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韓非子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衆若此則上偪主而下虐民

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其爵祿絶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吳起枝解于楚呂氏春秋吳起謂荆王曰荆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于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起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羣臣亂王吳起死荆國之

法麗兵于王尸者加重罪逮三族起之智可謂捷矣

兵權謀吳起四十八篇　漢書

公叔痤者亦衛人也為魏將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趙將惠王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橈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前脉形地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于前使民昭然信之于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

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于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無可益乎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史記世家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　按年表云虜我太子世家葢誤

痤病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痤對

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弗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痤死已葬鞅西之秦孝公用之秦日以强魏日以削國策

惠施者宋人高誘呂覽注 事惠王

說苑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船人曰子欲何之而遽也曰梁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居船檝之間而困無我則子死矣何能相

梁惠子曰居艘楫之間則吾不如子至于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狗耳符子惠子家窮餓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惠子曰施方來遇羣川之水長有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曰吾不善游方將為子告急于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之救我不如求我于重淵之下魚龍之腹

齊魏戰于馬陵齊殺大子申覆十萬之軍王名施而告

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王固先屬怨于趙而後與齊戰令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又欲悉起兵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變服折節而朝齊楚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鬭則楚必伐齊以休楚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惠王曰善乃入報齊頓臣畜而朝楚王大怒自將伐齊大敗齊于徐州

呂氏春秋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欲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曰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匡章曰齊王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王其次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

施為齊魏交令太子鳴質于齊惠王欲見之朱倉魏人謂

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嬰即田嬰曰魏王之年長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楚將内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呂氏春秋惠子為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民人皆善之獻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曰不可曰善而不可行何故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謣後亦應之此乎舉大木者善矣豈無鄭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國亦木

之大者也呂氏春秋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宜安矜烟視媚行豎子操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于門門中有歛陷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

何事比我于新婦乎呂氏春秋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宜此鼎矣呂氏春秋匡章謂惠子于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

公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令之城者或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乎城下或操表掇以晞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施治農夫者也何事比施于螣螟乎呂氏春秋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者必賢者也今寡人寔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于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以此

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之心愈甚也　按善而不可行之說淮南子有之新婦之說戰國策有之而無所爲或即白圭之言而脫之與讓國之說不見旁徵諸侯讓國自燕噲而外無聞焉惠王惡得有此邪說苑容謂梁王曰惠子之言事也善譬王使無譬則不能言矣明日見謂惠子曰願先生言事則直言耳無

譬也惠子曰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彈者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乎王曰未諭也于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曰夫說者固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惠王薨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于牛目駕車用牛以及目為深侯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病官費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

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告公孫衍衍曰吾未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施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施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漏流也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于欲亟葬乎願太

子更曰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
因弛期而更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
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張儀欲以魏合于
秦韓而攻齊楚施欲以魏合于齊楚以案兵人多為張
儀于襄王所施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
況大事乎以魏合于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
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而羣臣之智
術也如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如是其明也而羣臣之

智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刦王者失其半者也哀王時王令施之楚令公孫衍之齊鈞二子者乘數均將測交也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施國策

國策田需貴于哀王惠施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横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

物而不勝一人者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于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及張儀之去秦相魏也逐惠施施遂之楚楚王受之馮郝（楚人）謂楚王曰逐惠子者張儀也而王親與之約是欺儀也惠子為儀來者而惡張儀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賢惠子也天下莫不聞今之不善張儀也天下莫不知今為事之故棄所貴于讐人（貴謂儀讐謂施言楚王嘗貴儀今為儀之讐而棄儀也）臣以為大王輕矣王不如舉惠子而納之宋而謂

儀曰請為子勿納也令必德王惠子窮人也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為儀之實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施而納之宋國策

惠施之族有惠盎者盎見宋康成公即康王偃疾言曰寡人之所說勇有力而無為仁義者客何以教寡人盎對曰臣有道于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也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于此使人有勇弗敢刺有力弗敢擊也夫不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

臣有道于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于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于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高誘注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非是自刺不入擊不中至有愛利之心四累而上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無官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也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呂氏春秋

子同列

論曰叔㾕識鞅惠施測齊若視黒白而不止將大子申豈知出先丹木年舌大夫之下邪抑有所諱邪若夫辭賞以及吳起之後更日而納王于善彌縫啟沃予有取焉吳起小人貪于功名其見絶于曾子也宜哉

尚史卷六十七

尚史卷六十八

列傳四十六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魏諸臣傳

芒卯 孫臣附

芒卯初事昭王秦約趙伐我昭王患之卯曰王勿憂也臣請發張倚魏人使謂趙王曰夫鄴寡人固形弗有也形猶勢也今大王收秦而攻魏寡人請以鄴事大王趙王喜召

相國而命之曰魏王請以鄴事寡人使寡人絶秦相國曰收秦攻魏利不過鄴今不用兵而得鄴請許魏張倚因謂趙王曰敝邑之吏效城者已在鄴矣大王且何以報魏趙王因令閉關絶秦秦趙大惡芒卯應趙使曰敝邑所以事大王者為完鄴也今效鄴者使者之罪也卯不知也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于魏而支秦卯謂秦王曰王之士未有為之中者也中謂居中用事猶内間也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于魏者長平王屋洺

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為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為魏之司徒謂昭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秦之所欲于我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昭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昭王謂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死則契折于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為王責約于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

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瞿然曰國有事未膽下兵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卯并將秦魏之兵東擊齊啟地二十二縣

史記世家芒卯以詐重而漏其事益即謂此也淮南子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

呂氏春秋魏令孟卯割絳𣵀安邑之地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卯求司徒于魏王魏王不悅曰寡人寧以

臧為司徒無用卬起賈出孟卬入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為司徒曰王應之若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于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韓非子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

五乘將軍卯曰伯夷以將軍葬于首陽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令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鸁滕而履蹻　芒卯未嘗事襄王昭卯或别是一人列女傳芒卯後妻有三子前妻之子五人前妻中子犯令當死母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安釐王聞之高其義乃赦其罪母率導八子咸為魏大夫卿士

昭王薨卯事安釐王安釐王時秦敗我于華走卯而圍

大梁須賈說穰侯魏冉乃罷梁圍明年魏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王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薪不盡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

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則握今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王曰善乃按其行國策史記以孫臣為蘓代

孫臣亦魏人

昭忌 周訢 支期附

昭忌亦事昭王昭王時秦攻韓之管昭王發兵救之忌曰夫秦强國也而韓魏壤秦不出攻則已出攻非韓必魏也今幸而于韓此魏之福也王若救之夫解攻者必

韓之管致攻者必魏之梁也王不聽曰不救韓韓西合于秦秦韓為一則魏危遂救之秦果釋管而攻魏王大恐謂忌曰不用子之言而禍至奈何忌乃為之見秦王曰臣聞明王之聽也不以挾私為政是敘行也（言敘彼己而行）願王無攻魏秦王曰何也曰山東之從時合時離何也秦王曰不識也曰天下之合以王之不必也（猶言不可測方攻韓又攻魏是也）其離也以王之必也今攻韓之管國危矣未卒而移兵于梁合天下之從無精于此者矣以為秦之求

索必不可支也故為王計不如㓨趙㓨趙則燕不敢不事秦荆濟荆楚濟齊也不能獨從天下爭敵于秦則弱矣秦王乃止安釐王時又有周訢支期秦敗魏于華王且入朝于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于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于學將有所不行乎願子之且以名母

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為後也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為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訴曰如臣之賤也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為汝殉臣必不為也今秦不可知之國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于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竊為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

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為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謂期曰吾始已諾于應侯令不行欺之矣期曰王勿憂臣使長信侯魏相而善應侯者史失名請無内王期説于長信侯曰王命名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為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内王于秦者寧以為秦耶以為魏也期曰君無為魏計其自為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為計長信

侯曰樓公將入矣謂樓緩臣今從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期先入謂王曰偽病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王曰病甚奈何吾始已諾于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之于應侯願王無憂也國策

論曰魏至昭釐秦患偪矣乃縱横之士挾詐乘危繻補漏舟苟且而已而芒卯方且以詐重噫世風之汚顧若是乎斯時也儻有正言如孟子者將一握笑之乎

唐雎

唐雎者魏人年九十餘矣魏安釐王時秦魏為與國齊楚約而攻魏魏使求救于秦冠葢相望秦救不出雎謂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先臣出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是籌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為秦之强足以為與也今

齊楚之兵已在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為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去史記世家在安釐王十一年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存趙趙王自郊迎睢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于

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于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存趙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景閔王時秦王使人謂安陵君安陵君趙之別封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恵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于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使唐雎使于秦秦王謂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

而君以五十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于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雎曰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

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國策按鼍王十一年唐雎說秦救魏年已九十餘又二十六年而為景閔王元年是時雎已百二十歲有奇矣然有滅韓亡魏之文是又在後十八年也秦相應侯使唐雎居武安以五百金散從或別是一人

朱己　季梁附

朱己者亦當安鼍王時安鼍王將與秦攻韓己謂王曰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于親戚兄弟若此而况于仇讐之敵國乎今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内有大亂外安能支强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

有鄭地與大梁鄴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而負强秦之禍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之上黨而攻强趙是復閼與之事秦韓相攻閼與而趙奢破秦軍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内倍鄴朝歌絶漳滏之水與趙兵决勝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而右上蔡召陵

與楚兵決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安城垝津以臨河内河内之共汲莫不危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大過乃惡安陵君于秦秦欲許之久矣秦之葉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欲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南國雖無危魏豈得安哉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

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從林軍以至于今林一作横十攻魏五入國中邉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内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晋去大梁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于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約也今韓

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弗聽投質于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以臣觀之楚趙必與之攻矣何也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因求故地于韓韓必効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而無與强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之上黨于共莫使言通其道不通宅使也史記世家作共寗共衛州共城縣寗懷州脩武縣道已通因

而闕之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臣不久矣史記世家朱己作信陵君無忌王又欲攻邯鄲季梁者亦魏人也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于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

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于天下恃國之大兵之精銳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之楚而北行也國策

范痤

范痤者魏相也安釐王時虞卿謂趙王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于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于

人虞卿曰夫魏為從主而違者范痤也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戸之都請殺痤于魏痤死則從事可移于趙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于魏王許諾使司徒執痤而未殺也痤獻書于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夫殺無罪范痤薄故也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為王美之雖然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為天下笑矣臣竊以為與其以死痤市不若以生痤市也

史記世家吏捕痤圍而未殺痤上屋騎危與使者言又遺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王輕為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甞以魏之故得罪于趙夫國無用臣外雖得地勢不能守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强秦襲趙之欲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遽言之王而出之國策

論曰七國之勢秦最强而能制秦者在韓魏以其摽搤

吭之權也越國以攻燕趙秦之所難楚雖壤接兵出而三晉議其後秦雖彊無如之何也自范睢主遠交近攻之論而諸侯墮其術敗從約爭秦交遂資秦帝業已夫築防以遏水水與防若二事也而遏之之道寔在防結韓魏以制秦非愛韓魏也而制之之道寔在韓魏從約解則韓魏不支韓魏不支禍且及天下因勢借力以資秦是毁防遏水之道也朱巳之説得秦計最深天下至亡不悟諸侯之愚也然智數如唐睢且將與秦焉它可

知也

宋就

宋就梁大夫也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亭田窳稀灌其瓜瓜惡楚令怒夜竊搔梁瓜有傒死者梁亭覺之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楚亭旦而往瓜則已灌瓜日以美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之謂

陰讓也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新書

國策衛客使魏三年不得見衛客乃見梧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魏王曰諾趨出至郎門而返曰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曰夫人于事已者過急于事人者過緩今王緩于事已者安能急于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新序魏王將

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畚操鍤入曰聞王將起中天臺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曰能商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古者堯舜建諸侯地方五千里王必建此臺先伐諸侯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為趾林木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乃罷起臺

魏諸公子傳　公子成

公子成又曰公孫成季文侯之弟魏成子也成進卜子夏田子方叚干木于文侯而文侯皆師之文侯以成賢遂以為相史記世家

說苑文侯御廪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羣臣皆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御廪之災也文侯作色不說曰夫御廪者寡人寳之所藏今火災羣臣皆弔而子大夫不弔猶入賀

何為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諸侯藏于竟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韓詩外傳作晉平公

公中緩

公中緩武侯之子也

紀年武侯元年封公子緩

武侯之薨也子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頎自宋入

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罃得王錯大夫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彊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史記世家

子罃卒立是為惠王

大子申　公子理

大子申惠王大子公子理申之弟也惠王三十年王起境内衆將大子申而攻齊大子過宋外黄外黄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大子能聽臣乎大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今大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大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大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大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大

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大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與齊人戰而死大子之自將也客謂公子理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大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大子年少不習于兵田肦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于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大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國策

大子申死魏立大子鳴史記世家以公子赫為大子系本襄王名嗣未詳孰是

論曰語有之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武侯賢而身蹈之惠王之身不死國不分幾希矣申之攻齊與申生異苟納徐生之言不戰而還亦無後憂乃啜汁者在求無覆餗得乎

公子無忌 信陵君　公子牟附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為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

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名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

所為客輙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于是乃置酒大會賔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

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顔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立久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

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于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晋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葢相屬于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賔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于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賔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

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嬴聞

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為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

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

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觧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

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與侯生决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

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于是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
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
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
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鄗為公子湯沐邑魏
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
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
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

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遊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

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賔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

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

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史記

列士傳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望見一鷂在屋上飛去乃縱鳩鷂逐而殺之公子不食曰鳩避惡歸吾

竟為鷄得吾負之捕得鷄者吾無所愛左右捕鷄二百餘奉公子公子按劔至籠上曰誰獲罪吾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殺之放其餘列士傳秦名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皆裂血濺獸不敢動

兵形勢魏公子二十一篇圖十卷漢書

安釐王時有公子牟公子牟游于秦說應侯見趙豹傳過趙說趙王見建信君傳 國策道家公子牟四篇漢書

列子中山公子牟魏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說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曰公孫之為人也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之過與請問其寔子輿曰龍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

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牟曰後鏃中前括鈞後于前矢注眸子而不瞚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形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白孤犢未嘗有母牟曰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形不疑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白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子輿曰子以龍之鳴皆條也設令

發于餘竅子亦將承之年默然退莊子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年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强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于布衣之士

論曰戰國四君信陵最賢漢髙過魯祀孔子過大梁祠信陵深賢之也然而竊符救趙矯以濟事微毛薛不幾

客鄗以死乎雖然信陵將而函谷塞身歿十八年而魏亡公子之繫魏重若此予嘗過大梁之墟監門博徒庸有之而邈乎無公子之風矣

魏嬖臣傳　龍陽君

龍陽君者魏之幸臣也史記失其名　安釐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敢不安也曰然則何為涕出曰臣為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曰臣之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

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以臣之凶惡而得為拂枕席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避人于途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趨王臣亦猶曩之前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能無涕出乎王曰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國策

尚史卷六十八